**亲切的服务员**

**今年过年我们家扶老携幼去了趟武侯祠。那时已有暖意。一路春水春蕊。桥边白海棠，墙外红海棠。赏过老竹新柳，在水榭守着残荷听了一刻春雨，又在大殿顶上发现一只黄猫。只见它在青黑色的屋瓦上悠然信步，仿佛每一步都不落在实地而落在云端，懒散又高贵，像哪位菩萨的坐骑又溜出来了。全家站在檐下观览很久，赞不绝口。然后就顺着锦里走出去了。锦里有很多小食店、小饭馆，据说都是那些老字号的衣钵。我爸边走边挑很高兴，“与其回家吃剩饭，不如在老字号的国营饭馆怀个旧。”他笑道。**

**挑中一家，抄手们有骄傲的姓氏。走进去发现，只剩一张桌子，椅子不够。我向服务员问：请问还有椅子吗？**

**其时服务员并不很忙，大概因为顾客们该吃的都吃上了，正好是个短暂的空档。然而没有人理我。我又问：请问还有椅子吗，我们还差两把。**

**服务员大约有四五个，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女人，矮矮胖胖的，穿着橘红色的制服，整整齐齐站在玻璃橱边，像晾在窗台上的一排柿子。她们明明都看见听见我了。**

**“嘿！我问有椅子吗还？”我露出了粗鲁的本来面目。**

**“都坐起在，哪有空的喃？没看到嗦？”**

**答话的是最边上那个柿子，她很不耐烦。我气了，但完全没有吵嘴的急智，自知一开口就会陷入漫长的逻辑，绝没可能在三两句话内辖制住她，所以竟然愣住了。我爸也气了，他一边站起来一边痛心疾首地问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**

**我拉家带口往外走，爸妈都累了，孩子也嘟嘟囔囔，那情形有点儿苍凉，像出埃及。我边走边想撂下一句狠话，教她们胆战心惊悔不当初，结果脱口道：走了走了。而柿子们竟然还开心地接下了：不送！**

**我刚要吵被我妈按住，低声道：不要，难看。只得恨恨地沉默着。走在路上，一家子都懊恼没话，本来高高兴兴的一上午。**

**忽然我妈说：咦你们不是要怀旧吗？刚才那几个服务员不是很符合要求吗？态度这么恶劣的现在很难找了。——你看旧的真来了你们又不知道珍惜。**

**我们都乐了，我爸说：确实啊，好亲切！又道：“我想起个笑话，一个老头在餐厅点菜，跟女服务说，请给我来一份嚼不动的牛排，没味儿的土豆泥和一杯馊了的啤酒，然后坐在这儿骂我半小时——我想念我的亡妻了。”说完他不顾我妈的白眼自己笑得不行。**

**遥想八十年代中期那种有名有姓的店，进店当头一块大匾，薄木板漆了白漆，用所谓“如椽”巨笔写的店名——X X X。书法极美却没有款识。店堂里铺水磨石地面，保养得好是因为往来都是布鞋。玻璃桌面压灰白桌布，两个粗瓷瓶子，高醋矮酱油。服务员都穿白罩扎阴丹蓝袖套，一个赛一个冷酷。**

**我印象最深的是成都北大街“郭汤圆”的一位跑堂，当时她三四十岁吧。那是个冬天的下午，我在她们店里吃一碗汤圆。店里客人虽不多，但抱怨声此起彼伏，说汤圆馅给错了，嫌汤少或者一迭连声催快上等等。这个女跑堂一边收拾一边回答，骂骂咧咧。**

**“啥子嘛你说的黑芝麻得嘛！你自己不说清楚！——不换！——凭啥子退！？”**

**“汤少啥子少？都一样嘞！——少吗你回去喝开水嘛！”**

**“催啥子催？你板凳都还没坐热和！”**

**她虽然凶恶，但每一个跟她说话的人她都给予了快速而准确的答复，从这个角度讲她的服务是周到的。她动作又麻利，整个店里回荡着她把汤碗砸到玻璃桌上的连续的巨响，很快就没人再敢多话。但即使不惹她她也还是愤怒的，仿佛我们来吃汤圆就是原罪。她摔摔打打走进后堂，猛一掀布帘，布帘在绳上挂住了，我看见里面有个小女孩趴在那里写作业。小女孩烦恼喊道：“做不起得嘛——！”女跑堂马上凑上去，我以为她要破口大骂了，毕竟已经被我们惹恼多时，然而她却抱着小女孩亲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小女孩哇哇叫起来。女跑堂说了几句话，完全没了刚才的嗓门，我听到轻柔的几个字：“乖儿……放到嘛放到嘛……隔会儿再…” 这小女孩想来是她的娃娃，放学早了没地方呆，只得跟妈妈到店里，混到傍晚下班，母女一起回家。**

**当时窥见这一幕时我自己也小，不觉得有什么，后来回忆到这儿，就感到不一样，也许她们自己是甜蜜的，一丝丝酸苦在我嘴里。**

**印象里还有一位凶恶的店员，是个男厨师，上海四川北路上“光明点心店”煎生煎的师傅。这个师傅脾气坏得来。九十年代初我在那里统共吃过十几二十次，几乎次次都见他凶，同顾客吵嘴，或者即使他不出声，店堂里也有一种压抑的含着诅咒的空气。照理说上海小吃店到处都是，你凶我就不吃你家不给你生意做好了，但恰恰，光明点心店日日、时时都客满。老吃客说：这家生煎交关好，一条马路最好的。**

**有次我在店里，又见生煎师傅与人吵，然而他那么凶，却败下阵来，被一个中年阿姨呛得嘴都插不进，一句完整话没有，只剩下册那脏话，却是软弱无力带着哭腔的。阿姨得胜走掉后，他继续在那里煎，煎，煎，倒出来，忽然不煎了，快速走进后厨房去。我吃完要走时他才出来，回到岗位上开始煎一锅新的。我瞄了他几眼，确定他是哭过了。尽管他戴着很厚的眼镜，眼睛看不清，但颊上皮肤又红又紧又亮，想是反复擦拭来着。我不知道他与那阿姨有什么仇，能有什么仇？无非是叽歪口角话赶着话。他肯定是先讨人嫌了，这一点我对他很有信心。可看看他的岗位，整天站在两平米的玻璃工作间里，长年被油烟炙烤着，不停地煎，煎，煎，倒出来，又煎，煎，煎…煎着交关好、一条马路上最好的生煎。**

**我走出店之前不由自主听了一下，很冒失地停在他面前，“师傅啊…”我说。**

**“做啥？”他头不抬。**

**“您这生煎馒头煎得真棒，底子特酥。”我说，故意说一口普通话，好像是不远千里从北方慕名赶来，专门要吃他的生煎，“回头我再来上海，还得上您这儿来吃来！”**

**他终于抬头看我一眼，马上又低下去，但已经带了笑，不胜娇羞。“啥啊讲些…嘿册…”他还是讲了脏话，但居然生生煞住了没讲完。**

**​​​​**

**姨父大病初愈，前月出院回家。昨天上午去探望，进屋他只敷衍我们一下就跑去阳台了，只留姨母招呼，半天也不见他进来。我奇，去阳台看。只见他单手叉腰站着，面朝远方，全神贯注。我看了，远方既没什么可看的，除了层层林冠，也没什么可听的，除了雀鸟喧嚣。不知他在发什么愣。他并不转头向我，只歪嘴说道：“你看看腊肉你就晓得了。”  
    我先没看见腊肉，只看见有个蚊帐撑得高高的，凑近才发现蚊帐里面吊挂着十几块腊肉。我们这里过年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腊肉风在室外，就那么裸吊，姨父家用蚊帐罩着不知道是防谁，这季节哪有蚊虫。我刚要问，他就嘘止我：“不说话！”  
    他仍不看我，只凝视看树林，仿佛在盯谁的梢。我使劲看了听了，真的是只有不大的林子和没什么稀奇的鸟叫。      
    我这姨父是搞哲学的，言谈举止长年地有些出位，我们做亲戚的早就习惯了。其实他恰因出位，在我们子侄辈中极受爱戴，把他看作长辈中的叛徒，他假装属于他们，其实是我们的人。他有很多很棒的主意，非常科学。我记得小时候逮蝴蝶总逮不着，他指导说：“蝴蝶是复眼对不对？它能看到无数个你对不对？那么好，你应该利用这一点，我建议你不停地甩膀子，两个膀子一起，像风车一样，一边甩一边靠近它，你想嘛，它肯定头昏眼花了还咋个飞喃？”——我当然佩服极了，虽然再也没逮到过一只蝴蝶，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我膀子甩得不够好。  
    姨父虽然憋气不说话，可脸上表情多变，一会儿皱下眉一会儿又点下头。少顷，终于转身向着我：“喊你看腊肉得哇，揭开蚊帐看噻。”  
    果然蚊帐一揭才发现，大大小小每一块腊肉都是伤痕累累，酱料本是棕红色，伤痕已经翻出肉里的白色，坑坑洼洼像被狼牙棒揍过。我从没见哪家腊肉有这样悲惨的命运。  
    “你不晓得是哪个弄成这样的吧？腊肉我本来是敞开吊起的，前天早上刚挂出来，结果晚上收的时候发现就这样了，把我气安逸了，是鸟！鸟！我不晓得这儿的鸟这么凶，比城里头的鸟凶得多了！每一块啊！啄我的肉啊！”  
    然后第二天他就支了蚊帐罩上，又躲在窗帘后面监视了好久，发现麻雀、白头翁、喜鹊、画眉等等都来过，在蚊帐外或停留或盘旋。  
    “你信不信鸟也是有表情的？”他说，“他们好像都很吃惊，完全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情！居然吃不到了！我想的话，肯定还有很多鸟是昨天听到消息以后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，今天天不亮就出发了，结果到这儿一看，肯定气惨了噻！”  
    姨父指着他刚才一直凝视而我觉得什么也没有的那个地方，笃定道：“它们现在都集中在那两棵树的树冠里面，你听嘛，是不是那两棵树里面吵得最凶？——它们在吵啥子？很显然，它们在骂我。”  
    我仔细听了，果然是非常激烈的吵闹。它们栖身的树冠离开阳台不过二十米，之间并无阻碍，它们看我们应该看得清清楚楚，叫声从音量看的确是为这个距离播送的；而且听风辨物，从方向看，似乎每一张鸟脸也都是冲着我们的。  
    “绝对是在骂我。而且肯定乱骂。”姨父说。  
    “腊肉起码要扔一半。”  
    “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——这次这个事其实是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趁机——”  
    “啊聪明！可以逮一批！就用腊肉做饵！”  
    “哦不不，太庸俗了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庸俗。”姨父说。“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鸟语的机会。你想，我们知道它们很愤怒，又知道它们为什么愤怒，那么我们已经掌握了它们的语言环境。你知道人类有个现象，越是激烈的情绪语言往往越有限，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假设鸟类也有这个规律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大概想到一些词汇，比如它们肯定会骂我卑鄙，无耻，自私，坏，或者死老头儿等等。你注意听，它们有几种叫声的重复率是相当高的，我猜那些词汇就分布在这里面，比如揪揪…揪吉…揪吉揪…”  
    可惜这时又来了几位访客，打断了姨父，他一时显得颇懊恼。不过他是不会就此放下的，我离开时经过他阳台底下，听见他大声喜道：“刘老师，你来得正好！有个关于语言密码的问题要问你！你晓得鸟类………”**

**三个铺子（上）**

**刚才从学生公寓那边传来一段他们放的音乐，声音很大，愤怒而忧伤，但中间隔了楼和大树，听着还是混沌。曲调是我不熟的，不能上口。已经超过十点，所以他们大概很快就被干预，歌声在最激烈的时候忽然就断了。但就那几句，也构成强烈的提醒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一首流行歌曲，虽然我压根没听过，但我就是知道它一定是流行的，它让我感觉到了时代，在晚上十点过，我快要失去自己在时间上的坐标的时候。  
  
想起上周末回父母家，经过我上小学走了六年的那条路，草市街，虽然它格局没有一丝改变，但老铺子毕竟一家不剩了。在这条街上我曾经有三个落脚处，是三个铺子，我的童年有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这三个铺子上消磨的。  
  
盆景铺、装裱铺和抄手铺。  
  
盆景铺的主人是个佝偻病弱的老头，冬夏都穿着乌蓝色的棉袄棉裤，从宽大的衣领里歪歪伸出一支细脖子，像锅沿倚着一根勺柄。他长年袖着手坐在一把破藤椅上，整天咳。他恨我，凶得要死。但我爱盆景，我因此包容了他恶狠狠的目光、恶狠狠的言语和恶狠狠的举止，我不听不看，而且要在他铺子上呆老半天，就不走。  
  
他的盆景真美。我那时顶多十岁，不知为什么非常着迷于此。我记得有一个长方形的浅口石盆，盆里蓄薄薄一层水，前面卧着扁扁的光滑的几块石头，被水浸没了一半，促在一起的地方伸出一枝松柏，老态龙钟的。后面斜斜地立着一整块大石头，嶙峋多孔，好像吸饱了水。最生动的是一大片空白的水面上搁了一个泥捏的小帆船，船头朝巨石。我记得当时很稀奇它，躬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。后来高中学到《石钟山记》，一读就乐了，太眼熟。  
  
然而老头并不因为顾客的青睐而欣慰，他对我只说过三个字，我的意思是这三个字他说了无数遍——“走走走！”就是叫我滚出去。  
  
“走走走！”  
  
另一个我喜欢的盆景是一块白色的石头旁边生出一棵细巧的树，开粉红色的花，花茎是若有若无的垂丝。  
  
“走走走！”  
  
还有一盆，土堆得高高的，最高的丘尖上窜起来一丛竹子。竹子很细，顶上的叶子很茂盛，仿佛禁不起重压，竹杆微微弯成弧线。趁他眼错不见时我摸了竹叶，确认它不是假的，因为太绿太亮太美。  
  
“走走走！”  
  
还有一盆，说起来都心旷神怡，是一组枯瘦的长石，矗立在水里，勾连它们的是三座小桥。石上覆着厚厚的苔藓，苔藓上滚着水珠。  
  
“走走走！”  
  
我一般放了学暂不回家，必去他铺子上一盆一盆看过。其实铺子很小，拢共不过二三十盆。后来我也体谅他为什么恨我了，因为我的书包晃来晃去太危险，尤其我看得来劲时总是要撅着屁股躬着腰，书包当然就严重威胁了后面的盆景，他一定紧张愤怒极了。我曾经很想问他这些盆景是咋弄出来的，但从没有开过口。  
  
是后来听他铺子门口的几个老太婆聊天才知道的。她们说铺子上的盆景全都是他自己弄的。盆景是他的心肝，是他的命。  
  
“屋头稀脏，踩得到处都是泥巴。”  
“那天他跘安逸了，在井台那边，脚颈颈晓得断没断哦。”  
“去青城山挖兰草，回来没栽活，哭哦，哭好伤心。”  
“遭别个豁惨了，去青石桥买啥子石头，假的。”  
“婆娘娃儿甩在乡坝头，婆娘娃儿都不要了。”  
“咳，咳得凶哦，三更半夜都听到，看嘛，要咳成齁巴儿。”  
“要疯要疯的，二疯二疯的，还是造孽的哇。”  
“造啥子孽？造啥子孽？他龟儿的求莫名堂。”  
  
我再大一点的时候生过一场病，住过一阵医院，回来时铺子关门了，再也没开开过。据说老头儿真的成了齁巴儿，没救了。——齁巴儿就是哮喘，他最终死于哮喘。  
  
我现在回忆起来，他的盆景似乎就没怎么卖掉过，有好几次我以为那几盆我喜欢的都卖掉了，可过了几天又在犄角旮旯发现它们。我肯定是他捣的鬼，他就是要使我失望，就好“走走走！”了。又听见那些老太婆絮叨过，她们说他“不高兴别个来买，故意得罪买主。” 我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。很大以后看一个侦探小说，讲巴黎发生了连续的杀人案，死者的共同点是都刚刚买过珠宝。一开始怀疑是谋财害命，后来又怀疑情杀，最后侦探发现，凶手是一位珠宝大师，死者们的珠宝都是他的作品，他因为无法与作品分离，只得用这法子夺回来。看到这里时我觉得挺合理，这种痴狂之人我老早就认识一位。  
  
“走走走！”  
（装裱铺、抄手铺待续）**